

WARRIORS

貓戰士

外傳之V

黃牙的祕密

Yellowfang's Secret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羅金純、彭臨桂 譯



晨星出版



第 八 章



「黃掌！黃掌！」

鹿躍的聲音打斷黃掌的清夢，她夢見自己正在森林尋找獵物，雖然她已經記不得是在抓什麼獵物。她費了好大的力氣才睜開眼睛，當她試著坐起身時，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疲憊不堪，四肢更是痠痛。

我到底是怎麼了？然後她腦中浮現昨晚的畫面。她和鋸皮到兩腳獸的地盤，直到快天亮才回到床上睡覺。

昨晚真是澈底失敗！

「黃掌！」鹿躍又喊了一次，語氣聽起來比剛才更不耐煩。

黃掌吃力地爬出床鋪。睡在她四周的見習生們紛紛準備起床，個個眼睛炯炯有神，一副精神飽滿的樣子。

「妳昨天晚上哪兒去了？」花楸掌不悅地嘶聲問，「我醒來時發現妳已經不在床上了。」

「這個不重要。」黃掌嘟囔道，隨後步履

蹣跚地走出睡窩。

在外面，石齒被族貓團團簇擁著，陣容比往常更龐大。黃掌雖然很累，但還是忍不住好奇起來。

「什麼事這麼熱鬧？」她詢問鹿躍。

「我們要去突擊腐肉場的老鼠，」鹿躍回答，「現在獵物少之又少，所以杉星決定派兩支巡邏隊到那裡狩獵。幸運的話，說不定可以滿載而歸讓全族大快朵頤一番。」

黃掌頓時感到既害怕又興奮，同時又覺得很驕傲，自己竟能被選上參與這次的特別突襲行動。她可以感受到營地裡高昂的士氣，個個滿心期待地希望在突襲結束後能大吃一頓。

當她和鹿躍走過去加入族貓的行列時，石齒正忙著整理隊伍。「我會帶領一隊，另一隊則由杉星領軍。」他喵聲說：「冬青花、拱眼、池雲、灰心，你們跟著我走。還有鹿躍、琥珀葉以及妳們的見習生，還有鋸皮，你也是。」

被石齒點到名的貓兒們紛紛出列到一旁集合。走去加入隊伍的鋸皮與黃掌擦肩而過，卻對她視若無睹。

「你們兩個吵架啦？」花楸掌偷偷問黃掌，「不會吧，妳昨天晚上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妳們可以安靜點嗎？我們在後面聽不到。」黃掌還來不及回應，雀飛便嘶了一聲抱怨道。「黃掌，妳如果要參加突襲，就趕快去妳那一隊集合。」

黃掌瞪了妹妹一眼，才走去找導師和其他隊員集合。此刻石齒開始宣布杉星將帶領的成員，其中包括花楸掌、焦掌和他們的導師；還有亮花和蕨足也奉命加入。

「那我們咧？」狐掌不滿地問，在她身後一個老鼠距離的狼掌跟著啪嗒啪嗒走過來。

「你們還太小，」石齒回答，「老鼠大到可以把你們吃了。」

「所以我們又被排除在外了。」狼掌大喊，只能站在姊姊旁邊眼睜睜看著隊伍離去。

黃掌跟著石齒穿梭在森林的途中，刻意放慢腳步，來到隊伍後面的鋸皮身邊。「你還好吧？」她喵聲問，「如果我昨晚有什麼冒犯你的地方，我真的很抱歉。」

鋸皮以冷冷的眼神瞥了她一眼。「我不想談這件事，」他喵聲說：「對我來說，我的父親根本不存在。」他沒有給黃掌回應的機會，立刻跑到隊伍前頭，緊跟在石齒後面。

黃掌難過地望著他的背影，頓時渾身充滿罪惡感。我只是想幫忙而已！她甩甩皮毛，繼續邁步向前，試著把與兩腳獸地盤貓的際遇拋到腦後。我是影族見習生，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抓獵物！

腐肉場還未進入眼簾，濃濃的老鼠和鴉食氣味已隨風飄散在空氣中。除了黃掌剛當上見習生那時鹿躍帶她巡視過領土外，就沒有再這麼靠近過這個地方。兩腳獸的垃圾堆在光天化日下看起來更噁心。一個個圓鼓鼓的黑色外皮堆積成山，有些甚至裂開，裡面的穢物撒了滿地都是。夾雜在腐爛鴉食中的還有不知名的木製東西、染著兩腳獸奇怪顏色的柔軟外皮、和以閃亮的籬笆材質做成的鋒利物品。黃掌放眼望去，一堆堆的垃圾從圍籬延伸到盡頭，數都數不清。

石齒繞著圍籬走，最後在幾個狐身遠的地方停下來。黃掌看到底下的泥土被挖開一個坑，空間剛好足夠讓一隻貓鑽過去。

「我先過去，」杉星喵聲說：「一進到裡面，我們立刻兵分兩路。石齒，你帶隊往那邊

走，「他尾巴一揮，「我的隊員們走這邊。看誰抓得最多！」

黃掌看著杉星移動結實的身軀，從圍籬底下擠過去，隨後在對面站起身。亮花和花楸掌也緊接著過去。石齒開始帶隊鑽過去。等輪到黃掌的時候，她身子一低，很快匍匐過去，瞬間感覺圍籬刮過她的背，然後匆匆爬起來，抽出爪子，就怕老鼠冷不防從垃圾堆中撲上來。

等所有貓兒都就緒後，石齒便開始把四周的隊員集合起來；杉星同時在幾個狐身遠的地方發號司令。黃掌站在導師旁邊，四肢陷在滿地濕黏的垃圾中。

「大家仔細聽好，」副族長喵聲說：「尤其是你們這些見習生——還有灰心，這是妳第一次參與突襲老鼠行動對吧？」灰色母貓點點頭，藍色眼睛興奮地閃爍著。「千萬不要和老鼠一對一強碰，」副族長提醒，「一定要兩個一組互相合作，而且一刻都不能讓你的夥伴離開你的視線。老鼠既兇狠又狡猾，一旦被牠們咬傷了，下場可能會很淒慘，並且要隨時留意你的夥伴，避免他們被咬傷。」

這種事還需要交代啊！黃掌心想。

她的心臟開始狂跳，很想知道會不會和鋸皮同一組。但石齒把虎斑公貓分到和果掌一組，黃掌則是和拱眼同組。

「我和冬青花會在一旁監看狀況，」石齒最後說：「如果任何貓有麻煩，我們會隨時趕過去幫忙。」

「現在就來證明我們的實力！」果掌對著鋸皮竊竊私語說：「我們一定要把腐肉場裡最大隻的老鼠抓到手。」

你們自個兒自求多福吧！黃掌心想。

她和拱眼戰戰兢兢地沿著附近的垃圾堆前進。起初原本一點動靜都沒有。突然一陣騷動引起了黃掌的注意，但那只是鋸皮和焦掌穿梭在兩個垃圾堆中所發出的聲音。

拱眼用尾巴拍拍黃掌的肩膀，動動耳朵，指了指腐肉場內的某個地方，那裡正趴著一隻巨大的兩腳獸的怪獸。「我猜牠應該是在睡覺。」他喃喃地說。

黃掌點點頭。怪獸走在轟雷路上時總是發出滔天巨響。萬一牠真的醒來，我們還是有充足的時間可以逃跑。她走著走著，一面不耐煩地抽動頰鬚。**快點啊，老鼠！趕快滾出來！**她忽然瞄到一個三角形的頭條地從圓鼓鼓的黑色外皮竄出來，但當她轉身準備看個清楚時，牠已經一溜煙不見了。

「我好像看到了一隻。」她悄悄對拱眼說。

她話還沒說完，那顆頭又從垃圾堆底下冒出來——但說不定是另一隻老鼠。牠的尖鼻子和頻頻抽動的頰鬚，以及像鳥眼般的雙眼不時射出充滿敵意的目光，黃掌看了不由得繃緊肚皮。她開始能夠分辨從垃圾堆底下發出的吱叫聲與窸窣聲。

這個地方擠滿了成千上萬的老鼠！

等黃掌衝過去，老鼠已經又鑽回垃圾堆裡，她撲了個空，一腳踩破黑色外皮，爪子瞬間陷進濕濕黏黏的東西裡。

噢，好噁！

她緊接著轉身，朝後方的吱叫聲追過去。一隻老鼠正從垃圾堆的縫隙中探出頭來，不久整

個身體便竄了出來，不停抽動頰鬚嗅來嗅去，一雙小眼睛閃著敵意。黃掌見狀先是愣了一下。

「快來抓牠！」黃掌朝拱眼大喊。

她一個箭步撲到老鼠身上，但一時沒抓準攻擊的時間，爪子只勾住牠的尾巴附近。老鼠驚叫一聲，猛扭過身，一口利牙惡狠狠地朝黃掌的脖子咬過去。黃掌往後閃開，但還是緊抓著牠不放。

拱眼趁老鼠還沒咬到黃掌前，立刻撲到牠肩上，一口咬住牠的脖子。老鼠奮力蹬起後腿，黃掌一個沒抓牢，踉蹌著跌到了一旁。拱眼往後閃開，老鼠一逮到逃脫的機會，立刻朝垃圾堆裡鑽。

「不會吧！」黃掌大叫。

她急忙追趕，冒著跌倒的危險，四肢輕輕踩在黏糊糊的垃圾中，最後匆匆跟上，再次揮動爪子撲到老鼠身上。這一次她牢牢抓住牠的頸背，即使牠拚命掙扎，依舊無法甩開她。拱眼上氣不接下氣地趕過來幫忙，縱身朝老鼠不斷踢蹬的後腿撲過去。老鼠轉頭想去咬黃掌，但卻徒勞無功。黃掌揮動爪子對準牠的脖子一劃，鮮血瞬間湧出來，老鼠逐漸癱軟在地。

黃掌搖搖晃晃站起來。「感謝星族賜給我們這隻獵物，」她喵聲說：「感謝星族讓我們兩個都沒有被咬傷。」

「妳表現得很好，」拱眼喘著氣說：「我還以為我們肯定抓不到牠了。」

黃掌低頭看著眼前這隻斷氣的老鼠，這時她才猛然發現牠有多巨大；或許他們真的獵到了腐肉場裡最大隻的老鼠，正如果掌所希望的。「你我都有功勞。」她喵聲說道。

後方傳來腳步的窸窣聲，黃掌轉身，以為又有老鼠出現。當她看到原來是池雲和灰心嘴裡各叨著一隻老鼠現身時，不禁鬆了一口氣。

可是她們的老鼠都沒比我們的大！她得意地想著。

其他巡邏隊員開始陸續集合。黃掌叼起老鼠，準備去加入他們。拱眼走在她旁邊。

「天啊，你們看！」果掌帶著些許羨慕的口氣大喊，「我作夢都沒想到會有這麼大塊頭的老鼠存在。」他和鋸皮也抓了一隻老鼠，但黃掌注意到他們的獵物比她的老鼠要小得多。

「能抓到這隻巨鼠真是不可思議」鹿躍附和，溫暖的目光停留在自己的見習生上。「你們兩個都沒事吧？」

「我們兩個都毫髮無傷，」拱眼喵聲說：「這真的全是黃掌的功勞，我沒幫上什麼忙。」族貓簇擁在黃掌身邊，不斷恭喜她。

「要抓這隻巨鼠，連我都得猶豫三分。」石齒發出呼嚕聲，「黃掌，妳展現了戰士的真正風範。」

黃掌滿臉通紅，內心既驕傲又尷尬。副族長在稱讚我做得很好！「一切多虧有拱眼的幫忙。」

然後她注意到鋸皮一直站在後面，她突然有種陽光被烏雲遮住的感覺。他是唯一沒有跟她說話的貓，而且連正眼也沒瞧她一眼。

「怎麼了？」石齒來回看了看黃掌和鋸皮。「鋸皮，你沒稱讚黃掌，未免也太沒風度了。我們影族可不會像你這樣。」

鋸皮低頭看著腳掌。「抓得好，黃掌。」他咕噥。

石齒眯起眼睛，但沒再繼續訓鋸皮。「是時候回營地了，」他宣布，「我們已經抓到夠多獵物了，看我們能不能比杉星的隊伍還早抵達。」

黃掌叼起老鼠的頸背，滿是驕傲地出發。但她走沒幾步，便開始擔心能不能安然一路走回營地。這隻老鼠比她之前抓過的獵物都還要笨重許多，不一會兒，她便累得開始搖搖晃晃，脖子痠痛，不過成就感有如整窩蜜蜂般嗡嗡灌滿她的全身，成為支撐她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她走進營地，跟著其他隊員到狩獵堆放獵物。注意到留守營地的族貓們紛紛走上前查看，開始一一品頭論足。此刻她才發現杉星的隊伍也跟著進了營地；族長打量了她的老鼠一番，然後轉向她，露出非常滿意的眼神。

「黃掌，」他喵聲說：「妳愈來愈有影族優秀戰士的架勢了。」

「謝——謝謝你！」黃掌結結巴巴地說。

族長對她點點頭，便朝族長窩走去。黃掌望著他離去的背影，**真不敢相信族長會這樣稱讚我！**

她注意到賢鬚正站在幾個狐身遠的地方，看起來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黃掌很好奇她心裡在想什麼，但巫醫一句話也沒有說，不一會兒就轉身離開了。

感謝星族！黃掌心想。自從銀焰死後，她就開始刻意迴避巫醫，她還是覺得賢鬚並沒有盡全力救治那病重的長老。但是賢鬚剛才一臉沉思的表情讓她感到不舒服。

巫醫的事不斷在黃掌腦中盤旋。「黃掌！」母親的聲音打斷了黃掌的思緒，「石齒說妳抓

了一隻超大的獵物。」

黃掌低下頭。「這隻就是我抓到的老鼠。」她啞聲說，用尾巴指了指眼前的老鼠。

蕨足把自己的獵物放到獵物堆上。黃掌發現父親的老鼠幾乎和她的一樣大，但還是差了一點。

「繼續保持下去，妳一定會成為影族的最佳獵手。」他露出溫暖的眼神稱讚她。

亮花舔舔她的耳朵。「我真為妳感到驕傲。」

黃掌看了看父母，感覺自己開心到心臟都快要跳出來了。



「我們今天要加入巡邏隊嗎？」黃掌問鹿躍。

腐肉場的突襲行動之後已經過了兩個月，天氣也漸漸變得溫和起來，四處充滿了新葉季的氣息。松樹枝頭上開始吐出一節節青翠的嫩芽，一彎彎的新葉從枯死的蕨叢中舒展開來，鳥兒啁啾宣告著獵物將在幾個月後到來。黃掌雀躍地呼了一口氣。**森林美極了！**

「今天不用。」鹿躍回答。

她已經有一個月時間沒有一大早就來催黃掌起床了。此刻的晨光已經斜照在營地，驅走了清晨的寒氣。她似乎愈來愈鬆懈，黃掌心想，頓時驚覺導師已經漸漸老了。

「那麼我們要做什麼？」她問。

「在最終戰士資格審核前，妳還有一項任務必須完成，」鹿躍告訴她：「妳必須去一趟月

亮石。」

「太棒了！」黃掌興奮到整個人飛跳起來。花楸掌和果掌已經去過了月亮石，黃掌原本還在擔心自己是不是永遠去不成了。她搖搖晃晃地落地，一時之間尷尬得渾身發熱。鹿躍一定會覺得我怎麼還像個長不大的小貓吧。「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她喵喵問。

「就是現在，」她的導師宣布，「跟我來，我們去跟賢鬚要一些旅途所需的草藥。」

「有什麼草藥？」和導師一路朝巫醫窩走的黃掌問。

「有酸模、雛菊、甘菊和地榆。」鹿躍搖著尾巴，一念出草藥的名字。「它們能讓妳邊趕路邊補充體力，讓妳有飽足感。因為在路上可沒有時間打獵。」

她們鑽過石縫走進賢鬚的窩，看到巫醫正用一隻前掌把草藥拌勻。「這個給妳們，」她把混好的草藥分成兩小堆。「黃掌，這味道會有點苦，不過一下子就好了。」

看著鹿躍舔起草藥，接著放進嘴裡嚼一嚼，然後吞下去，黃掌也跟著照做。這味道果真如賢鬚所說的有點苦，她忍不住把臉皺成一團。

「妳要仔細聽清楚星族在夢境裡跟妳說的話，」賢鬚開口說：「這將是妳找到自身使命的關鍵時刻。」

「我早就知道自己的使命了，」黃掌喵了一聲，「就是成為一名偉大的影族戰士！」

賢鬚沒有作聲，僅是默默看著黃掌好一會兒，然後點點頭。「妳們兩個，路上小心，願星族照亮妳們的道路。」



鹿躍穿越森林來到轟雷路，接著沿著路旁朝領土邊緣前進。怪獸刺鼻的臭味淹蓋了森林的清新氣味，黃掌不由得皺皺鼻子。風族的氣味從轟雷路另一端的風族領土飄散過來。

不知道那群偷獵物的賊現在在幹些什麼勾當？至少他們不敢再來惹我們了。

黃掌跟著鹿躍肩並肩穿越影族邊界，過沒多久便來到一條從轟雷路延伸而出的小岔路。

「我們得穿越這條路嗎？」她問導師，儘量掩蓋內心的緊張。這條路似乎沒有像他們平常前往大集合走的路一樣有地下隧道可通行。

鹿躍點點頭。「第一次走可能會覺得很恐怖，但其實沒那麼可怕，只要妳記住——」

「看、聽、聞三大訣竅！」黃掌捲起尾巴急著插嘴。

「沒錯。」鹿躍輕輕發出開懷的喵嗚聲。「留意怪獸出沒其實跟追蹤獵物沒兩樣。」

她講話的同時，遠方的嗡嗡聲很快轉為轟隆巨響，一隻全身發亮的紅色怪獸旋即從她們身邊呼嘯而過，埋頭往大條的轟雷路直衝。黃掌被那漫天揚起的臭氣燻得屏住呼吸。

「現在，」鹿躍一看到怪獸揚長而去，立刻喵聲說：「穿越轟雷路時須注意幾個重點。先查看路的兩端，看看是否有怪獸過來；然後仔細聽是否有怪獸的聲音；再來要聞看看氣味有沒有愈來愈強烈。如果都沒有發現異狀，就可以安心通過了。」

「我懂了。」黃掌喃喃地說，仍感覺有些惶惶不安。

「好，那妳來告訴我什麼時候可以穿越。」

黃掌瞪大眼睛看著她。我？要是我們兩個因此喪命怎麼辦？但鹿躍只是用耳朵指指轟雷路，擺明了在等她行動。

黃掌站在硬梆梆的黑色路面旁，爪子忍不住緊抓著路邊的草皮。她戰戰兢兢地查看兩邊的方向，發現這條長長的黑色道路空蕩蕩的，當下只有微風拂過樹枝的沙沙聲和鳥兒的啼叫聲，紅色怪獸的臭味已經散去。

「就是現在……我猜。」她喵聲說。

「那就走吧！」

黃掌和鹿躍並肩一起往前衝。當她的腳一踏到粗糙的轟雷路上時，頓時驚愣了一下。幾個心跳的時間後，她們已經安然抵達對面的草叢。當她顫抖著身子站在原地，試著喘口氣時，突然又有了一隻怪獸轟的一聲疾馳而過。

「我們辦到了。」鹿躍對她點點頭，「妳還須牢記一件事——在確定可以安全通過後，一定要奮力往前衝，絕對不能回頭看。」

在過了轟雷路這一關後，讓黃掌大大鬆了一口氣。前方開始進入沼澤高地的地形，遍地長滿了乾粗的短草，讓她不禁想起風族的領土。不過此地已經沒有風族的氣味。黃掌意識到自己正走進無任何貓居住的陌生領土，腳底頓時燃起一股興奮。有別於鬱鬱的松樹林作遮蔽，此處只能暴露在空曠的荒野中。

看著兔子在路上急閃而過，黃掌不由得燃起一股追捕的本能衝動。但她知道如果她因打獵而耽誤了旅程，鹿躍一定會不高興。況且旅行用的草藥也真的發揮了填飽肚子的功效。兔子，

今天算你們走運，她心想。

在大條轟雷路的前方，她瞥見了成堆的兩腳獸巢穴。

「我們要到那裡去嗎？」她喵聲問，突然想起她和鋸皮到兩腳獸地盤所發生的一切。

鹿躍搖搖頭。「我們要前往那邊的山丘，」她回答，並用尾巴指了指。「那邊是高聳岩，月亮石正等著我們呢。」

黃掌眺望前方，看到了山坡往上延伸至一整排的峭壁，高高映著天際，像是從地面冒出了一排參差不齊的牙齒似的。兩隻貓繼續往前行，腳下的草地漸漸變成了土壤貧瘠的石地，且坡度愈來愈陡。

我的腳從沒有痠痛得這麼厲害過，黃掌一邊吃力地爬坡，一邊暗地裡發牢騷，我是怎麼了？

她的導師彷彿看穿了她的心事，馬上停下來。「我們休息一下吧。」

她四肢一攤，躺在一塊平坦的石頭上，黃掌躺在她旁邊，四肢和皮毛貼在被陽光曬得暖呼呼的岩石上，真是一大享受。

過了一會兒，鹿躍喵聲說：「妳讓我感到非常驕傲，黃掌。」

黃掌驚訝地豎起耳朵，鹿躍很少開口稱讚別人的。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鹿躍繼續說：「很快就要輪到我去住長老窩了。妳將是我最後一名見習生，而且我相信妳一定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戰士。」

黃掌把鼻頭擱在這母貓的肩上。「妳一直是個很出色的導師，」她低聲喃喃，「我保證絕

不會讓你失望。」



黑夜已降臨，銀毛星群正在天邊閃爍著。鹿躍站起身喵喵說：「走，時間差不多了。」月亮低懸在天上，把岩石照出長長的影子來。黃掌跟著鹿躍攀上最後一段陡坡朝峭壁邁進。當她們漸漸靠近，她突然看到一條彎曲的岩石拱道下有一個深幽幽的洞。

「那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嗎？」

鹿躍點點頭說：「那是通往月亮石的洞口。」

她們攀上坡頂，石礫在她們腳下移動，黃掌終於來到洞口前面。一條深黑的隧道從岩石內部貫穿進去，裡面一片黑漆漆，一個狐身以外便什麼都看不見。黃掌的心臟開始怦怦狂跳。

「跟著我走，」鹿躍吩咐：「妳雖然什麼都看不見，但還是能聞到我的氣味。沒什麼好怕的，這條通道我已經走了很多次。」她踏進隧道，一下子便消失在黃掌眼前。

黃掌深呼吸，一鼓作氣地跟進去。她一邊亦步亦趨地沿著導師的腳步和微弱的氣味走，一邊靠著頰鬚刷過岩壁來指引方向。她腳下的岩石又冷又滑，潮濕的空氣浸濡她的皮毛，讓她彷彿陷入萬劫不復的冰冷世界。隧道陡然往下，黃掌試著不去想那頭頂上其重無比的石塊。萬一它掉下來，肯定會把她壓得粉身碎骨。

然後她抽抽鼻子，突然聞到一股較新鮮的氣味，空氣在她頰鬚之間緩緩流動。她嗅了一下，隱約聞到青草和兔子的味道，頓時意識到自己已經進入一處較寬敞地方。

「這裡是月亮石洞穴。」鹿躍喵聲說。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在這裡等。」

置身在一片黑暗中的黃掌不禁開始顫抖起來。她可以隱約看到頭頂上有一名星族戰士正微微閃爍，心想洞穴上面一定有個裂口，但光線微弱到根本無法照到地面。

接著，過了一兩個心跳的時間，一束冰冷的白光霎時洩進來，照亮了四周高達幾個狐身高的高聳的岩壁，黃掌忍不住驚嘆。洞穴的中央矗立了一尊有好幾條尾巴高的巨大岩石。月光從洞穴上的裂口射進來，把岩石照得閃閃發光，彷彿所有星族全聚在裡面似的。

「那就是月亮石嗎？」她悄聲問。

背著光的鹿躍，頓時成了一團渺小的暗影。她點點頭。「躺下來，用鼻頭碰觸那尊石頭。」她喵聲說。

黃掌趴下來，伸長脖子，把鼻子湊在粗糙的月亮石上，在眩目的光暈下閉起眼睛。

一陣寒氣突然襲進她的身體。儘管她眼皮緊閉，但仍可以感覺自己被絢麗的星光團團圍繞，不久便被帶到另一個場景。此時她被族貓包圍，但無法看清牠們的臉。忽然之間一個聲音在她耳邊響起：「從現在起，妳將以黃牙為名。」

這是我的戰士名！黃掌高興不到一個心跳的時間，肚子突然痛起來，疼痛一波接著一波，她頓時驚覺自己正在生小貓。很快地慌張混亂結束，黃掌蜷縮著身子，緊緊包住一窩小小的身軀，幸福地讓他們依偎在她的肚子旁吸奶。

她隨即又被帶離。繁星從她身邊飛旋而過，失落和憤怒壓得她喘不過氣來。怒不可抑的情緒讓她視線變得模糊，她試圖大叫宣洩心中的孤獨，但卻怎麼也叫不出聲。

最後她踉蹌跌進了一處綠意盎然的空地，陽光從葉縫間穿透而下。到家了！她慶幸地心想，但此地卻處處充滿了陌生的氣味。四周的景物不斷閃進她的眼底：一彎浮著厚青苔的溪流、一片平坦的岩石群，石縫中飄散出濃濃的獵物氣味、一處狹窄的山谷、一株盤根錯節的橡樹、一大片被陽光照得晶瑩剔透的水面。這一股腦的景象讓黃掌大感吃不消，她拚命地想逃走，但又感覺自己像隻即將溺斃的小貓，受困在夢境中無力掙脫。

突然間一個搖晃，黃掌感覺像是從大白臘樹被拋了下來一樣，影像瞬間消失，眼前立即陷入一片黑暗。黃掌張開眼睛，發現自己仍臥在被熠熠白光籠罩的月亮石洞穴裡。

鹿躍站在她旁邊，爪子緊抓住黃掌的肩膀。黃掌意會到一定是導師把她從岩石旁拖走的。「醒醒，黃掌！」她嚷道。

「我——我醒了。」黃掌晃頭晃腦站起來，全身又暈又累。她努力想記起夢裡的景象，但卻被焦慮、痛苦和困惑淹沒。細節在她腦中如流水般溜走，抓都抓不住。

「走吧，我們必須離開了。」鹿躍一聲令下。

黃掌眨眨眼睛看著導師。我做錯了什麼嗎？

「這一切……真的好奇怪，」她開口說：「我感覺——」

「不用跟我談這些，」鹿躍打斷她，「趕快跟我走。」

她急急忙忙走出隧道口，黃掌在後面蹣跚地跟著，很高興終於能夠沉浸在冰涼的夜色中。

她感到筋疲力竭，擔心自己已經沒有力氣走回營地。

「我們沿著山坡往下走一小段路，」鹿躍喵聲說，語氣感覺親切多了。「先休息和打獵一下再回家。」她帶著黃掌穿越石頭遍布的山坡，繼續補充道：「絕不能告訴任何貓妳在夢境裡所見的一切。」

我才不想！黃掌突然一驚，「妳……妳有目睹我所夢見的情景嗎？」

鹿躍沒有看她。「只有巫醫才會知道星族跟其他貓透露的一切。不管妳看到了未來的什麼景象，都應該好好善用所知的一切，黃掌。」

一陣失落感湧上黃掌心頭，像迷霧般圍繞著她的皮毛揮之不去。她開始感到不安，**至少我很清楚我會成為戰士，不是嗎？在這之後……**她努力想著，但夢裡的景象卻不斷隨著眩目的星光快速旋轉。她隱約感覺有什麼不對勁，這一趟的月亮石之旅並沒有她想像中的興奮和有趣。

黃掌仰頭一望，天上的繁星顯得冷淡又遙不可及。喔，星族，以後將會有什麼樣的際遇降臨在我身上？



第九章

「黃掌，從現在起，妳將以黃牙為名。星族將以妳的勇氣與才智為榮，歡迎妳加入影族戰士的行列。」

黃牙儘管內心興奮不已，但還是努力保持鎮定。她低下頭，感覺杉星鼻頭正擱在自己的頭上。她舔舔族長的肩膀，隨後退一步回去。

「黃牙！果鬚！花楸莓！」影族眾貓齊聲高喊著新戰士的名字。

站在黃牙身旁的手足看起來和她一樣亢奮，睜著閃亮的眼睛，尾巴高舉在空中。

「我們終於當上戰士了！」果鬚激昂地說：「我之前還以為我們是不是永遠都升不了戰士咧！」

「我們一定會成為影族有史以來最出色的戰士。」花楸莓接著說。

一陣瀰漫著獵物氣味的暖風飄進營地，綠葉季炙熱的陽光照拂而下，溫暖了黃牙的皮毛。眼前是一片萬里無雲的藍天。我還有什麼

好奢求的？黃牙在心裡嘀咕，今天真是個完美的一天。

站在族貓前面的亮花和蕨足緊靠著彼此，尾巴纏在一起，露出欣喜的眼神，驕傲地看著這幾個剛晉升的戰士。鹿躍心滿意足地對黃牙點點頭。

在附近的狐掌和狼掌一臉羨慕地看著儀式進行。歡呼聲一停，狐掌立刻大喊：「我們很快也會當上戰士。」

黃牙懶得理她。「不管她有沒有當上戰士，一樣都是個討厭鬼。」她偷偷跟花楸莓說，花楸莓聽了猛點頭附和。

一個月前剛取得戰士名的焦風，從族貓間擠上前，自視不凡地對這三名新戰士鞠躬。「恭喜，」他喵喵說：「如果你們以後對於當一名戰士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儘管開口問。」

「我們會有的，」黃牙回應：「我相信資深戰士們肯定會給我們一堆建議。」

焦風抽抽尾巴，走到手足鋸皮的旁邊。看到鋸皮連看都沒看她一眼，黃牙頓時又感到一陣失落。他一定是因為我當場看到他的父親不認他，而感到羞愧。真希望我能告訴他我氣的是那隻愚蠢的寵物貓！霍爾應該以有個戰士兒子為榮才對啊！

但黃牙不知道該如何跟鋸皮開口談起這件事。她想說的一切只能默默埋藏在心底。

「黃牙？」

賢鬚的聲音突然在黃牙背後響起，黃牙連忙轉身。

「恭喜你，」巫醫喵喵說：「我聽說妳的狩獵考試成績特別高。」

黃牙微微點點頭。她雖然不是很喜歡賢鬚，但她知道自己必須把銀焰的死擺在一旁，承認

賢鬚在族裡的地位。

「謝謝，」她敷衍地說：「我只是僥倖罷了。」

「妳和鹿躍去月亮石時，有夢到以戰士身分為部族效力的情景嗎？」巫醫冷不防地探問。

黃牙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她根本不想跟賢鬚透露在那裡所發生的一切。「我……呢……已經不記得夢到了什麼。」她結結巴巴地說。

「真的嗎？」賢鬚溫柔的眼神裡透著一股強硬的態度。「這是多麼重大的時刻，那可是妳在月亮石的第一個夢。」

為什麼她就不能放過我？

「如果我都記不得，應該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才對。」黃牙說完便匆匆轉身，跑去找在獵物堆旁的手足們。部族貓們正齊聚在那裡準備替剛擢升的戰士們大肆慶祝一番。

但黃牙還是忍不住回頭瞄了一眼。賢鬚仍用那窮追不捨的眼神看著她。黃牙巴不得把分到



黃牙默默跟著冬青花、蝶螈斑和蟾蜍躍穿越茂密的松樹叢。邊界巡邏隊已過了轟雷路邊緣，準備朝兩腳獸地盤前進；黃牙從林子望過去，可看到在幾個狐身遠之處林立的高牆。黃牙四肢開始發麻，滿腦子全是那天晚上和鋸皮到兩腳獸地盤尋找他父親的不愉快經驗。我死都不
要再靠近那個地方！

巡邏隊在一旁等冬青花重新標上氣味標記後，蝶螈斑接著帶領全隊繼續往前走。幾個心跳的時間後，蝶螈斑忽然停下腳步，抬起頭，雙顎微張。「這是什麼味道？」她咕噥。

她匆匆從邊界一株松樹下的刺藤叢衝過去，黃牙和其他巡邏隊員則不疾不徐跟過去。她在跑了幾步之後，又聞到了一股新的氣味：是松鼠，那飄散出的一股屍臭腥味讓她不由得頸毛直豎。

「在這裡！」蝶螈斑大喊。

蝶螈斑定睛往草叢裡一瞧，黃牙也順勢湊到這黑色與薑黃相間的母貓旁邊。荊棘叢下躺了一隻被吃了一半的松鼠，灰色皮毛揪成一團，全身血跡斑斑，碎裂的屍體停滿了蒼蠅。當蝶螈斑伸長脖子聞聞眼前的鴉食時，蒼蠅立刻一哄而散。

「真噁心！」蟾蜍躍嚷道。

蝶螈斑把頭縮回來，舌頭繞著嘴唇舔一圈，一副想舔掉那股臭味似的。「有貓偷捕我們的獵物！」她氣急敗壞地喊道。

黃牙謹慎地聞了聞，她發現在這冰冷半毀的毛皮下，除了鴉食的腐臭味外，還夾雜著一些怪味：有黑色石頭地面的氣味、有飄散著怪獸刺鼻味的油膩水窪、其中還隱約透著一股寵物貓糊狀食物的氣味……「對這隻松鼠下手的是兩腳獸地盤來的貓。」她嘶吼道。

蟾蜍躍以懷疑的口吻哼了一聲：「寵物貓又不會打獵！」

「我覺得黃牙說得沒錯，」冬青花回應道，「這裡有兩腳獸地盤的味道……而且戰士怎麼可能把獵物吃到一半就扔掉？」

「我們絕不能就這樣算了。」蟾蜍躍咆哮。

「當然不能。」冬青花用動尾巴集合所有巡邏隊員，帶隊穿越林子，跨過影族的邊界，來到兩腳獸地盤巍然矗立的高牆下。「現在各自散開，」她命令道：「看能不能查出寵物貓是從哪裡進入森林的。」

黃牙朝一處木板交叉排列而成的高大籬笆走去，對面便是兩腳獸的巢穴聚落。她張開雙顎，躡手躡腳沿著籬笆底部爬行，在聞到兩三隻寵物貓混雜的氣味時，立刻停下腳步。他們的氣味和被啃了一半的松鼠氣味完全吻合。「我找到了！」她大喊。

冬青花和其他戰士們跟在她後面趕過去，聞聞黃牙所指的地方。「就是這氣味錯不了，」她一臉嫌惡地喃喃說。「蟾蜍躍，到籬笆上看看對面有什麼動靜。」

虎斑公貓縱身騰空一躍，爪子緊抓木板，慢慢爬到上頭。他低頭觀察對面幾個心跳時間後，接著轉身聳聳肩。「沒有什麼動靜。只有兩腳獸的草皮和植物，沒有看到任何貓的蹤跡。」

「那是因為他們只會在夜晚出沒。」黃牙喵聲說。

族貓們全驚訝地看著她。

「你怎麼會知道？」蠓蠓斑忍不住問。

「喔……呃……我聽一個長老說的。」黃牙含糊帶過。幸好大家沒有再繼續追問下去。

「我們現在該怎麼做？」蟾蜍躍跳到草地上，站在大伙兒旁邊問。

冬青花沉思了半晌。「蟾蜍躍，你和蠓蠓斑先去把松鼠埋了，」她命令：「然後去把巡邏

勤務執行完。黃牙，妳和我回營地，杉星肯定會想知道這件事。」



影族戰士齊聚空地，月光灑落在營地上。冬青花將寵物貓在影族領土上捕殺獵物的事件一稟報。果然如黃牙所預期的，杉星聽了勃然大怒。

「今晚我會帶領兩支巡邏隊前往那裡，」他決定：「我會讓那些寵物貓知道影族可不是好惹的。」

黃牙踩著戰戰兢兢的步伐，跟著族長穿過刺藤叢。她一方面很驕傲能被杉星選上巡邏隊，但一方面又緊張到肚子不停翻攪。

要是其中一隻寵物貓認出我來該怎麼辦？

她趁著排隊等待穿越入口之際，試圖和鋸皮交換眼神。她知道她一定和她一樣緊張。

如果是霍爾殺了那隻松鼠該怎麼辦？

但鋸皮沒有看她，刻意轉身過去和果鬚說話。

黃牙驚跳起來，感覺腰部被戳了一下。「快點移動腳步。」焦風嘶聲罵道：「妳是要等到天都亮了才肯走嗎？」

黃牙這時才恍然發覺自己擋住了去路。「對不起。」她嘟囔一聲，連忙鑽進荊棘叢，試著把鋸皮的事拋到腦後。

戰士們在林子裡疾馳，一陣冰冷的微風拂過松樹叢。暗影在沙沙晃動的樹叢間潛行，個個

貓兒的皮毛上映著斑駁的銀色月光。和黃牙同在杉星那一隊的還有花楸莓、鹿躍和鋸皮。石齒帶領的另一支隊伍緊跟在他們身後，裡面成員由焦風、果鬚、蝶螻斑和鴉尾組成。

兩腳獸地盤的刺眼光線射進林子，杉星停下腳步。所有戰士團團圍住他，接著他壓低聲音喵喵說道：「現在兩支隊伍必須分散開來，各在一方監看寵物貓。你們都去躲起來，靜候我的暗號再行動。或許我們可以在不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完成任務。」

「什麼暗號？」石齒問。

「我會把尾巴像這樣勾起來，」杉星做了一個示範，然後把爪子戳進泥地。「你們是影族戰士，我對你們有信心。一旦開始攻擊，一定要讓那些寵物貓見識各位精湛的打鬥功力。」

石齒很快點了個頭，便帶隊離開。杉星領著隊員往反方向走，朝黃牙聞到入侵者氣味的籬笆前進。松樹林底下的草叢太過稀疏，他們只好到蝶螻斑發現松鼠的刺藤叢後面躲起來。

黃牙蹲伏荊棘叢中，左右各蹲著鹿躍和鋸皮，彼此皮毛相互摩擦。和一心想跟她絕交的鋸皮靠得這麼近，讓黃牙感到特別尷尬。「寵物貓難道不會聞到我們這麼一大群貓的氣味嗎？」她偷偷問，「如果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肯定不會出來吧。」

鹿躍不屑地哼了一聲。「即使是狐狸站在面前，大部分的寵物貓還是聞不出氣味來。」

黃牙忍不住發出喵喵的竊笑聲。「我猜他們一定沒有導師教他們看、聽、聞的訣竅。」

「那邊安靜點！」附近傳來杉星低聲的訓斥。

黃牙立刻把腳掌縮在身體底下趴好。她來回掃視兩腳獸的籬笆，突然看到在石齒的巡邏隊躲藏的草叢間有一絲騷動。現場不見任何寵物貓的蹤跡，黃牙嗅聞一下，只聞到空氣裡淡淡的

陳舊氣味。

一整晚下來一點動靜也沒有。黃牙渾身發冷，四肢又抽筋，恨不得馬上站起來舒展一下筋骨，但她知道只要她抽動一下頰鬚，恐怕就會讓杉星大發雷霆。忽然間杉星嘶喊：「看！在那裡！」黃牙聽了不禁全身冒冷汗。

黃牙從刺藤叢瞄出去，赫然看到兩隻貓鬼鬼祟祟地溜上兩腳獸地盤的籬笆。他們的輪廓短暫映著天際，一個心跳的時間後，他們跳到地上來，這時黃牙才看得較清楚。那隻瘦巴巴、頂著一身凌亂深薑色皮毛的母貓看起來十分眼熟。

小紅！黃牙開始慌了起來，肚子不停翻騰。她絕不能讓族貓們知道她和鋸皮去過兩腳獸地盤。小紅會抖出什麼事嗎？她心想。

兩隻寵物貓在籬笆旁徘徊，杉星立刻從刺藤叢跳出來，昂首闊步地走到他們面前。「你們在這裡做什麼？」他盤問，「森林是我們的地盤，滾回去找你們的兩腳獸。」

小紅毫無畏懼地直視影族族長。這隻寵物貓竟敢挑戰身材比自己壯碩許多、肌肉線條分明的杉星，讓黃牙不得不佩服起她的勇氣。

「你沒有權利把我們擋在這裡！」小紅擺明地說：「我們不需要跟著你們的規則走。」

「只要我們喜歡，隨時可以把你們攔下來。」杉星反駁。

另外一隻較年長的虎斑公貓走向前，站在小紅身旁。黃牙並不認得這隻貓。「你有膽試試看，」他嘶吼道：「你們野生貓自以為了不起啊！要是敢動我們一根寒毛，信不信我撕爛你那張囂張的臉。」

杉星二話不說勾起尾巴，打了一個準備攻擊的暗號。當場立即怒吼聲四起，戰士們全從暗處一擁而上，團團包圍寵物貓，個個齜牙咧嘴，爪子怒張，準備攻擊。鋸皮和果鬚肩靠肩站立，咧嘴大聲咆哮。花楸莓抽動爪子，恨不得立刻刺穿寵物貓的皮肉。

黃牙看到小紅和虎斑貓雖露出一臉震驚的表情，但並沒有轉身逃跑的意思。虎斑貓高呼一聲，三隻貓瞬間飛越籬笆，來到同夥的寵物貓旁邊。骨瘦如柴的灰色公貓一現身，黃牙不禁皺起眉頭。

圓石也在這裡！場面愈來愈不可收拾了……

杉星一個箭步撲向小紅，其他戰士們也跟著族長加入戰局。黃牙拖拖拉拉地佇在原地，刻意避開認得她的貓兒。她看到在混戰外圍的小紅狠狠推了杉星一把，杉星踉蹌跌到一株殘樹旁。族長趕緊站起身，再次撲向小紅；深薑色母貓見狀猛然跳開，一不小心勾到了纏結的樹根，跌了一跤。杉星給了她的後腿一記重擊，隨即轉身，加入眾貓的混戰中。

黃牙望著小紅，看到她掙扎著設法將卡在樹根縫隙的前腳拔出來。**我該去跟她說話嗎？**她猶豫地朝小紅跨出一步，感覺腳上一陣抽痛。鹿躍冷不防推了她一下，她驚得停住腳步。「攻擊啊！」這老貓大吼，「我是怎麼訓練妳的？」

黃牙當下羞愧到全身漲熱，趕緊隨便選一隻從沒見過的薑黃色胖公貓下手，對準他的肩膀突襲，一個勁兒將他撞倒在地。公貓狼狽地爬起來，黃牙還來不及趁勝追擊時，已掙脫樹根的小紅殺到他們中間，一個轉身，露出兇惡的眼神與黃牙對峙。

這母貓抽出爪子朝黃牙揮拳，倏地從她的耳邊橫掃過去。突然間她停了下來，眼睛瞪得斗

大。「是妳！」她倒抽一口氣。

忙著和大虎斑公貓廝殺的蝶螻斑，聽到小紅這麼一叫，立刻回頭看了黃牙一眼。「她在說什麼？」她質問道。

黃牙被問得不知該如何回答。虎斑公貓趁著蝶螻斑短暫分心之際，朝她猛力一撞，重重將她壓在地上，讓她無法再追問下去。

一個心跳的時間後，鋸皮衝進纏鬥不休的戰局中。「妳最好給我守口如瓶！」他在小紅耳邊吼道。

小紅一臉驚訝地問：「什麼守口如瓶？」

「妳自己心知肚明我在指——」

鋸皮被突然衝進來的焦風打斷。他一掌狠狠擊在小紅的肩膀上。小紅嚇得慌張轉身，朝籬笆竄逃而去。

「沒有必要取對手的性命！」石齒的吼聲在眾貓的廝殺聲中響起。「他們只不過是寵物貓！我們很快就會讓他們哭著回去找兩腳獸。」

「滿刁蠻的寵物貓。」黃牙喃喃自語地說。

她轉身見到與圓石激戰中的花楸莓。她姊妹的眼中閃著激昂的鬥志，不斷跑來跑去變換位置，把敵人弄得眼花撩亂，每一拳都出得恰到好处。她一路穩扎穩打，把那瘦小的灰色公貓逼得朝籬笆落荒而逃。鮮血從他撕裂的耳朵落溼而下，直往他臉上滴。

黃牙突然看到黑白公貓衝過來想幫圓石出口氣，她立刻上前攔截，後腿一蹬，兩隻前掌猛

甩他的耳朵，黑白貓被她揍得不支倒地。雖然黃牙打得很順，但她每出一拳，便痛得忍不住皺起眉頭，感覺全身皮毛都被撕裂開似的。

我必須撐下去，她心想，我在為部族而戰！

當她把公貓逼退到籬笆時，喉嚨突然一緊，感覺像有東西卡住氣管似的。她不得不暫停攻擊，掙扎著喘起氣。公貓見狀趁機反撲，黃牙在慌亂中看到果鬚衝進來營救，正好讓她可以稍稍喘口氣。

黃牙清清喉嚨，轉身驚見鹿躍被壯碩的虎斑貓一掌掐住脖子制伏在地上。她踉踉跄跄走過去，利爪用力鏟進虎斑貓的腰腹。他翻過身，倏地落荒而逃。

「謝謝妳，黃掌。」鹿躍狼狽爬起來，喘著氣說：「我沒事，真的。我其實正準備把他甩到刺藤叢裡去。」

果真如此的話，刺蝟都會飛了，黃牙只能在心裡嘀咕，不敢當面說穿。她鼓起胸膛吸了一口氣，喉嚨的不適感已經消失，呼吸也恢復正常。我是怎麼了？

杉星勝利的呼喊聲打斷了她的思緒。「這就對了！滾回去，別再回來！」

黃牙看到寵物貓們倉皇爬上籬笆，一溜煙消失在另一邊，沒有一隻貓身受重傷。黃牙接著看看族貓們，發現他們的傷勢也都不嚴重。

「感謝星族！」她低聲喃喃。

她感覺四肢無力，幾乎沒辦法站穩腳步，其中一隻腳劇痛到無法踩在地上，但她怎麼也想不起來什麼時候有傷到腳。她看到鋸皮站在一個尾巴遠的地方，這一次她終於得以和他眼神交

會。「小紅差點揭穿我們，」她喵聲說：「真是好險！」

「差一點就完蛋了。」鋸皮吼道，接著一聲不響轉身，朝營地的方向離去。

黃牙試著跟過去，但一時間頭痛劇烈，腳步也跟著蹣跚搖晃。

「怎麼了？」鹿躍問，伸長脖子擔憂地聞聞黃牙。

「我——我沒事。」黃牙支吾地說，試圖掩飾自己的虛弱。疲憊如厚重的烏雲籠罩著她。

「妳哪裡不舒服？」杉星走到黃牙旁邊，憂心地問：「黃牙，妳受傷了嗎？」

「我自己也不清楚……」

鹿躍把黃牙全身上下聞了一遍，不解地皺皺眉頭。「妳身上只有二兩處抓傷……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只是我們無法察覺。來，黃牙，靠在我肩上。我們帶妳回營地，讓賢鬚幫妳檢查一下。」



在最後頭的黃牙和鹿躍拖著蹣跚的步履走進營地。天開始濛濛亮，星斗逐漸隱沒。當黃牙和前導師走出隧道時，族貓們早已樂不可支地團團圍住歸來的巡邏隊。

「然後我就像這樣劃過他的耳朵，」果鬚忘我地喵聲說：「真希望可以讓你們親耳聽到他的淒慘的叫聲！」

黃牙繞過簇擁的族貓，一拐一拐地走到賢鬚的窩裡去，對一路攙扶她回來的鹿躍滿懷感激。她鑽進矗立在巫醫窩入口兩側的圓石縫隙，啪的一聲倒在窩裡的青苔上。

忙著數粟栗籽的賢鬚抬頭看，「黃牙？妳是不是在戰場上受了傷？」

「我不確定，」鹿躍喵聲說：「我沒看到她有被重擊到，在她身上也沒有發現任何傷口，但她已經累得走不動了。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嗯……」賢鬚看看鹿躍，再將目光轉回到黃牙身上。「好，鹿躍，妳就把她交給我吧。我會幫她做澈底的檢查。」

黃牙不安地抬頭看著迎面走來的賢鬚。巫醫不發一語地聞聞她的全身，輕輕撥開她的毛髮仔細檢查一番，最後她在黃牙身旁坐下來，慢條斯理地把尾巴巴盤在前腳邊。

「妳身上一點傷都沒有，不過這點妳自己也很清楚，對吧？」

黃牙一頭霧水地看著她，「我一定是受傷了！我全身都很痛。」

賢鬚停頓了一下才回答：「妳身上哪個部位最痛？」

「這一隻腳。」黃牙伸出前掌說：「完全無法使力。」

「當時有其他貓的腳也受傷嗎？」

黃牙努力回想打鬥的混亂場面。「嗯，小紅有受傷……我是說，有一隻寵物貓的腳卡在樹根下，不過這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賢鬚不予置評。「妳第二痛的部位在哪裡？」

「我的耳朵。」黃牙抽動耳朵，臉忍不住皺成一團。「痛到像整隻耳朵被扯下來一樣。」

「妳的耳朵沒事，一點傷都沒有。」賢鬚跟她確認，「妳有看到哪隻貓的耳朵受傷嗎？」

黃牙點點頭，腦中浮現花楸莓和圓石的激戰情景，以及圓石耳朵鮮血直流的模樣。

「有誰腰腹中傷嗎？」巫醫繼續追問。

「我哪知道那麼多？」黃牙被賢鬚問到厭煩，忍不住氣得回嘴。「妳要知道，我當時忙著打鬥，又不是閒閒沒事站在樹上觀戰。」看到賢鬚沒有回應，她接著沒把握地說：「好像是杉星……他有撞到樹幹。」

「我會去幫他看看傷勢。」賢鬚喵聲說。

「那我呢？」黃牙抗議：「妳不打算治療我的傷嗎？」

賢鬚一雙綠色眼睛沉著地看著她，「我已經跟妳說了，黃牙，妳身上一點傷都沒有。妳在戰場上驍勇善戰，而且毫髮無傷。妳所感受到的疼痛是來自其他貓身上的傷。」

「妳在說什麼？」黃牙顫抖著聲音喵聲問：「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賢鬚坦白地說：「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對不對？」

黃掌開始回想過去疼痛的經驗。當我和那隻魁梧的風族公貓對戰時，我以為自己受了重傷，但其實沒有。還有銀焰快過世的時候，我也感覺疼痛……還有之前果鬚誤食鴉食時，我也跟著肚子痛。偉大的星族，這一切該不會從我是小貓開始就注定了吧？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黃牙默默喵了一聲，「可是……不是每隻貓都會這樣嗎？一看到受傷的畫面，難免會想像這傷該有多痛啊！」

「這不是妳的想像，」賢鬚告訴她：「星族之所以會給妳這些疼痛感，一定有牠們的道理。我們一定要找出其中的原因。」

「不要！」黃牙強忍著肌肉的劇痛，硬是站起來。「我不想與眾不同！我只想當戰士！」